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六月一日

# 清議報

第四十九冊

#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253 YOKOHAMA, P. O. Box. 255.

# 清議報第四十九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本館論說

論非　皇上復政則國亂不能平定　傷心人稿

時論譯錄

世界前途　譯日本國力報

論將來列國勢力消長　譯十九世紀

中國鐵道述　譯東邦協會報

中國近事

義和團滋事續誌

地球大事記

傷哉同胞　土國準備　金鑛關係　德重邊防　美國在韓勢力　法國之徵兵令　德國歲計預算　德國擴張海軍　世界第一大砲

譯書附錄

埃及近世史

政治小說

經國美談前編

詩文辭隨錄

月夜行　短褐皈樵

遊術　無名之英雄

喜雷　鐵血頭陀

望海　快快生

弔倭疏　毋暇

寄懷星洲寓公　伯巖

讀任公上粵督李傅相書有感　旅個郎羅瑑雲

論非　皇上復政則國亂不能平定　　傷心人稿

義和團勢旣鴟張。擾亂於津沽東直之間。斷電線。焚鐵路。縱橫肆擾。北京大震。且又仇視外人。焚毁教堂。肆其擾害。且有戕害日本公使館書記官之事。於是各國顧駭。紛紛調兵遣艦。外兵之集於北京者。且將萬人。夫義和團一跳梁小醜耳方其初起命一幹吏足以平之即今日勢已橫悍而亂民烏合遣一將調一軍亦即足以平之而西后溺於奸賊守舊之大臣之奸謀稱爲忠義之民極其庇護之力倚之爲黨援資之爲羽翼自起事以迄今日初未聞有調將派兵之事甚至黨庇匪徒反與外人爲敵盡力抵拒。致外兵砲擊大沽砲臺。以庇一匪徒之故遂不惜絕十數之邦交以快其私且夫西后之與奸賊。其所以力庇團匪者。固欲假借其力張滿人之勢而可鋤我漢人也且以其能言扶淸滅洋合彼愚謬守舊之見以爲即足以抗敵外人也而其尤處心積慮陰謀奸險者則藉其勢力爲已聲援以遂其屢試而不敢逞之篡奪弑逆之謀今將一舉達之而謂人將莫敢抗也以此數端遂悍然不顧出此下策援十餘省之民心絕十數國之交好中國之勢危於累卵而西后與賊臣反侈然自以爲得計嗚呼。其愚憝狂謬自取滅亡曾何足惜而獨不能不切齒痛恨於彼以篡逆之奸

謀而竟亡我二帝三王 列祖 列宗千數百年所遺傳之中國也
夫義和團一暴徒耳曾無知識惟知擾害焚殺縱掠無所不至內之則數省之民生受其荼毒外之則各國之人士懼其危害及今不平燎原將熾內國固身被其害外人亦即不能安而西后與賊臣方倚爲黨援資爲羽翼徒言定將痛勦徒遣賊臣招撫以杜塞外人之口塗飾士民之耳目而究未嘗命一將派一兵出以勦除之實力於此而望之平匪此必不可得之事也今外人日言自平調兵已將及萬矣然匪徒竊發起滅無常一遇重兵必將竄伏匿跡潛踪鄉僻遼遠勢固無從搜捕若留重兵以防之則萬里運兵萬里轉餉所費既極不貲若事定而撤兵則竄伏者又將竊發備不勝備防不勝防可暫遏其凶燄必不能盡絕其根株且義和團即可撲滅矣而外兵既張人心必激防民之弊甚於防川脫萬一或有莠民因其憤心潛爲扇惑則何地不可以生亂何時不可以生變使有暴徒攘臂仍爲義和團之續則禍勢難防實恐非外人之利故以外兵而平內亂此亦未可行之勢也然則今日之大勢可覩矣欲中外之相安莫如匪亂之速平欲匪亂之速平莫如請我 皇上之親政蓋 皇上之親政固必能靖亂黨而睦鄰國安人心而絕亂萌而其效有可立覩者也

政府之腐敗極矣不能自平其內亂乃至外人之要逼乃至外人之調艦派兵自秉內政已為恥辱猶復倚於奸匪特爲黨援此固古今中外未嘗聞此政策者也且通商方睦忽爲鎖國之謀玉帛方新忽倡攘夷之說此尤生番野蠻之舉動外人謂我中國已無政府殆非過也故今日欲治中國不能立新政府以主其事我　皇上聖明英武知人善任神武之畧實能戡定艱難特以久受幽廢不能親攬大權故坐視禍亂而卒無可如何若一旦復政親總萬幾除凶暴之賊臣定指揮於廟算命將出師決計征勦則烏合之暴衆豈能當焞啴之天師且下之從上如草偃風西后與賊臣素有厭惡外人之心故匪徒從風乘機而肆其侵害我　皇上經國行政首注意於睦隣前年之招待德亨利親藩優禮賜坐館之別殿其見法國使臣也且佩其國之寶星其交接外人無不竭誠加禮於外人之教堂各國之商務亦靡不殷殷保護唯恐有傷若使復位則下民觀感必無膜視外人之心且國法既嚴犯者必罰則小民提憚尤不敢妄有毀傷蓋以危爲安以亂爲治一舉而效可立覩者也夫西后與賊臣惟知愛護咫尺之園林爭固一身之權寵耳國家本非其所有則本無關係之心權位皆從篡奪而來則惟謀盤據之固雖神州陸沉中原糜爛彼亦苟且偷安以肆其耄暮數年之

樂豈肯勞神力以安我民命更豈肯謀政策以護及外人若我　皇上則天下固其自有承
祖　宗親傳之統緒爲億兆赤子之父母謀之惟恐不善保之惟恐不力豈待外人之要
迫然後謀平亂之方哉故曰　皇上復政則可以靖亂黨而睦隣國也
且我國民之愛戴我　皇上也愛若慈母畏若嚴師凡在含生莫不謂吾君之可恃故行新
政者九十日而天下想望太平當其時外無要脅之事內無反側之謀及夫戊戌政變　皇
上被廢舉國震駭如失母之嬰兒焦慮旁皇抑鬱無計其豪傑之士忠義憤發咸謀勤王之
舉各懷復辟之思而其下之桀驁者亦無以爲生遂不能鬱鬱久居奔走而流爲盜賊蓋
皇上在位民氣皆蘇類皆爭自濯磨以待　皇上之輯用及　皇上見幽新政盡反困窘憂
鬱生機已絕於是強有力者遂以爲爲盜與饑死等死耳而爲盜尚可以賒死則皆沈吟草
澤率其不馴之性滋其爲亂之心故無論西后與賊臣之黨匪徒而不討也即使命將出師
奮然勤擊然人心思亂雲蒸霧合一夫攘臂百室從風亂機四發無從征討羣盜滿山賊黨
可盡雖有智者莫善其後蓋古人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者也若　皇上臨朝復操
太柄則上有新政之施下有復生之望有罪者有自新之心有才者有自見之路則得各奮

其精神才力爭自磨勵以待用寧復有遺力餘暇以謀爲亂之事哉上有 聖主賢[illegible]無[illegible]
民故曰 皇上復政則可以安人心而絕亂萌也
然而今日之事雖亟願和之園林無恙也姦人之纏寵如故也西后與賊臣其能縶獄之
陰謀而以大政歸我 皇上乎日我國民惟求之各國合各國之兵力以迎我 皇上復位
而已夫戊戌之變各國人士非不惜我新政之中途而忽廢也非不痛我 皇上之聖明而
見幽也然以爲此我之內政故各國顧視莫肯過而干預其事今則害及其身矣豈復能晏
然坐視夫各國之遣兵派艦紛然不絕於途者固將以保其使署人民商務也若能救我
皇上復政則不費一兵不出一餉而各國之使署人民商務必能保全各國私計豈無大利
且西后前年之臨朝固謂國事多艱故復出而訓政也今訓政三年國事反更多艱且荼毒
中於生民禍害及於與國即曰訓政而訓之有損則復之 皇上理固當然各國倘起而責
言出而仗義則義舉公言實爲我國民所深感且日之於高麗也扶其自立責犯公法至於
用兵英之於土耳其也保其土地至死士二萬餘糜餉七十萬夫用兵與糜餉謀國者所至
畏也而英日猶不顧惜必以干預高士之事豈不謂其於已有關係耶然今日中國之關係

其重大乃過於高士而扶助之力則又不死一士不費一餉而又可上收俠義之美名下得私計之大利夫亦何憚而不爲哉且今日之事固我國之大害然亦地球全局之所關也皇上不出則事變必猶未已事變未已則各國之商務必將有所損傷且脫有不測或欲行其分割之私則譬如投肉於地羣虎並爭強者必欲多取弱者必無少讓機牙錯立相逼而來則和平之局勢必易爲爭奪亞東之大陸遂爲干戈之場兩敗俱傷勢所必至且權勢少偏得失立見爭奪之下必無兩全而我國人心積憤潰裂四起我國既糜爛於兵戈之下諸國亦何利哉故今日之策莫如復我　皇上既可靖亂民而睦鄰交且可保和平而擴商務計固莫善於此者也然　皇上欲出倘仍北京則西后掣肘於上賊臣逼脅於下雖有復位之虛名必無行政之實效惟移駐南方立新政府則發政施令　皇上既得總大權平亂睦鄰我國可即得安治此惟各國所利圖抑我國民所懇禱者也若夫我國臣民痛國種之淪亡念君父之危陷奮發忠義敵愾同仇則義旗所指天日重光亦醜玄孽寧能抵拒權操於我而不必假手於人燕雲十六州豈果無此豪傑忠憤之士耶其有能起而倡我國民之氣者耶嗚呼此實不止包胥存國之功五王復辟之烈也已

# 時論譯錄

## 世界前途（接前冊）

譯日本國力報。

近英動干戈於南非。美伸爪牙於東洋。雖然豈是表一國政策之變體耳。今五國備嘗戰爭之苦。覺小國亦不可侮。將來武力侵略。從此絕念。亦未可知。至奧意諸國。僅足勉強自保。以無耐久戰之力。故唯於外交上維持和局而已。

近時歐美外交。一面雖競求擴張軍備。一面仍採平和政策。執維持現狀主義。以收平和膨脹之利耳。而此際碩學輩出。具遠眺高瞻之目力。卓絕等倫之腦筋。洞悉古今中外之情形。發揮義理。以待各國之採擇。如法儒蒲樂克之著述是也。是書一出。俄皇遂持其主義而倡設萬國平和會議。此世人之所知也。又爲機氏唱萬國裁減軍備說。高論豪談。足以傾倒一時。其最後曰。列國政府之目的何在耶。以軍備爲娛樂。以妄想爲實行。一國增兵。他國從而倍之。國庫空乏。乃苛及百姓。尚猶不足。更募借國債。以應財政片時之急。雖然、擴張軍備之念。畢竟胡所底止。不至剝盡國民之膏脂不止也。國費之中。軍費居其大半。執現狀以推將來。歐洲列國破產之慘。必居五分

之四。當亦不遠。且試問列國將來究能有惡戰之害乎。抑果能保持和局乎。如其有惡戰之一日也。則因兵備久而國力消耗。以有破產之虞之政府。何能有籌備軍費之威信乎。如其永能保持平和也。則以全國國力。傾注於擴張軍備一策。欲永保富強之資格。豈可得哉。其言不可不謂剴切矣。又樂微哥亦憂慮歐洲之將來曰。歐洲之常備兵四萬。戰時二千四百萬。且秩序整然。兵器精良焉。雖然。此非歐洲文明之一大障害歟。自千七百九十二年。至千八百一十五年間。歐洲狂飈怒吼。天地晦黑。殘害同胞之蠻習。盛於時矣。死其役者七百餘萬人。至今猶使人悚然喪膽。今倘欲再蹈故轍。復何心哉。夫歐洲之大戰。非不可避。平和局面。非難維持。唯宵小無知。貪虛名棄實惠之徒。立於列國之朝。妄用聚斂強兵之主義。故歐洲將來。誠有不可思議之患云云。其言誠不虛也。

非兵之論。轟轟於天地。於是列國亦漸覺爭戰之害。而變窮兵聚斂主義。而取平和膨脹主義。專從事於協商連盟。去險就夷。去惡就善。歐洲之外交大勢。概諸上者。遂迥異其道矣。

然則東洋外交大勢。英俄之戰爭能息乎。日俄之平和能久乎。法德之關係如何耶。美俄之交涉如何耶。日本外交自甲午失敗。奉還遼東於中國以來。臥薪嘗膽之聲。東洋危迫之警。遍號於國內。驅國民陷於强兵聚歛之中。租稅苛徵。百物騰貴。雖然。徒害國民耳。東洋外交。豈實瀕於危機哉。不過因外交家淺陋思想所致。其誤謬不亦甚乎。請少陳說以論證之焉。

案東洋危機之說。一以爲中國政府。不能統一國內。瓦解之象。洞若觀火。中國如一朝瓦解。必任列强分割。其兵力强盛者。必占形勝之區。取膏腴之地。此時如無强軍堅艦。不得不袖手旁觀。以避列强爭鋒。日本對岸之地。未爲歐人所有。唇亡齒寒。欲保國家之安寧。不可得矣。一以爲中國雖不瓦解。而列國各爭其勢力。各定其範圍。劃其區域。使各不相犯。日本亦尤而效之。難保無開釁之事。故養成兵力。爲最大急務也。一以爲俄國南下。堅不可拔。俄人一舉一動。均足使日本戰兢。故非養成勁旅。則不足以保東洋和局也。東洋危機之說。其根據不過此數者而已耳。

列强之世界。其外交手腕在歐洲。東洋則枝葉也。歐洲外交。既已崇奉平和主義。而

獨於東洋行武力之侵畧。寧有是理乎。蓋東洋危機。即歐洲之危機。危機不在歐洲。則必不出於東洋。歐美既無危機。而獨於日本生出一最大危機。殆亦由於偏視陋見。彷徨於疑懼之間而已矣。

使中國一日土崩瓦裂。東洋天地。列強兵火之衝突。或能避之。萬一不能避。則實世界之大亂。歐洲文明頓挫。國力疲獘之機會。亦從是而趨矣。列強政府。非愚頑淺識之徒。充盈其中。必不至出如斯下策也。占東洋之形勝者爲日本。而常懼斯局之破裂。有脅迫於他國勢力之下之憂。故妄唱危機將至。汲汲擴張軍備。此爲機氏所謂一國增兵。他國復從而倍之。畢竟不能大暢其欲。此各國所同病也。

要之歐洲近來外交。在平和以維持現狀。世界前途。戰爭之局。或能因之而化爲烏有。三國同盟與俄法同盟。蓋同其盟以弭亂。非同其盟而增世界之禍也。平和之外交。既盛於歐洲。競增兵力。亦爲維持平和計也。而今既知聚斂強兵之害。則危機何由而至東洋乎。然日本輒大聲疾呼。以震動民心。重課租稅。傾注民力。以從事強兵之術。不思養成國力。不謀在中韓間發達國民實力。唯以外交不振。原於兵備不足爲

言。何弗思之甚耶。（完）

論將來列國勢力消長　譯十九世紀　子[illegible]譯

世界變幻。了無終極。慧眼之士。玲瓏之子。潛意以聽。縱目以觀。聚八荒于一竅。集四極于片心。其樂誠無央矣。今爲二世紀終始相接之期。宇內風雲。層出疊起。其來去如浙江潮。頗是供人世之壯觀也。

連絡歐亞二洲者爲西伯利亞鐵道。欲與之並執者爲小亞細亞鐵道。通非洲南北兩端之縱貫鐵道。斷南北美洲二大陸而連貫太西太平二洋之尼家拉卦運河。及太平洋之海底電信等。或已興工。或已定議而未及舉畫者。皆不但使世界交通。面目爲之一變。實列國形勢。亦爲之一大轉移也。

十九世紀。有蒸汽之發明。於是大陸之上。鐵道密織。大洋之中。汽船爭馳。更以電氣之用。廣漠無垠。人類交通。其進步直一日千里矣。自蘇彝士、機龍、二運河工事告成。列國形勢。遂呈最大變遷。覽此成蹟。可推知十年以後之世界。必與今者別開一生面矣。

英國思統一非洲。其政策已行之有日。其進步亦燦然可觀。今終至以大兵壓之矣。而俄則始終固守彼得之進取政策。伸左翮於巴爾幹半島。振右翮於東亞。中則欲攬吞中央亞細亞。席捲印度。近時以全力傾注中國。揚鑣張幟。東馳西突。殆如入無人之境焉。美自開國以來。固執自守主義。確立不授不受政策。爾來則大不然矣。取古巴。併布哇。越太平洋而遠征非島。改素奉之共和主義而取帝國主義。其變遷殊出人意外也。至於德法二國。各抱三十年來宿怨。報復之心。刻不能忘。將來之事。尚未可逆料耳。二十世紀世界。誠可謂多事之秋矣。

優勝劣敗之作用。無片時休息。然世界不能任其破裂者。以列國勢力平均也。雖然。使此一方交通機關。既已靈通完備。則彼一方自必瀕於衰敗。如是、而欲世界平均其勢力。不可得矣。方今之情形。其能永遠維持耶。其不能維持耶。固未得而知之。要之世界形勢。必有一大革新。當不出二十世紀以外矣。

十九世紀之各國外交中心點。或歸於中國。而吾人於東國之事。非無意見。然不欲發揚之者。盖靜俟歐洲各國之動靜耳。今俄頻用力於巴爾港。以防禦德、意、奧、三國同

盟。雖然[illegible]於財政之貧乏。一等國體。漸有難以維持之概。奧匈二國。其名雖合一。而奧匈二國人民。同床各夢。不能一致。現奧匈國之軍備外。復另有奧大利之陸軍。匈牙利之陸軍。二國國民。不欲隸奧匈國軍籍之下。而皆欲屬本國軍籍。可知二國分離之期。當亦不遠矣。三國同盟。其中心必在德。此固然之事也。況德復與西國暗結荷蘭。漸至干涉其內政。荷領之瓜哇。終歸德人之勢力中。亦未可知。而二國又暗結英國。於已則藉之以防禦俄法同盟。於英則助之以混一南非。且欲獨攬小亞細亞鐵道之利權焉。歐洲之國。以擴張國力爲事。殆無出德國之上者矣。

與德國相頡頏者。法蘭西是也。法與俄同執遠交近攻之策。並驅向巴爾幹半島南下。法則乘西班牙葡萄牙之衰弱。磨牙厲齒。汲汲於開拓其勢力區域。執羅甸人種之牛耳者。終必自法人矣。

更驅海而望英國。其殖民大臣僉不倫之混一南非政策。着着獲奏其功。杜阿二國。已漸就平定。非洲縱貫鐵道發工之日。濰潞河沿岸藴田開發之期。當亦不遠耳。昔當英國遠征蘇丹及開仗南非之際。法曾欲試抵抗之術。然其海軍不能近非洲沿岸矣。業

國海軍。蟠踞齊布拉爾打、馬爾達、倫尼斯、各港。則地中海之制海權。不能染一指矣。英欲混一非洲。如不侵空總之德國領地。則倫法僅能作壁上觀而已矣。英首相沙侯之南非殖民策。頗收成効。唯於近來戰爭。不得不歸咎於陸軍之孱弱耳。雖然、經此一挫之後。陸軍制度。必致大加改革。此一定不易之事也。果然、則英國之陸軍。豈能再受侮乎。英之陸軍既足恃。印度暨各殖民地。又何慮之有哉。顧中央亞細亞一地。俄以西伯利亞與巴爾幹半島爲左右翼。乃由阿富汗而進圖波斯灣。英國恐其侵壓印度。防禦之力不少衰。相持既久。故印度陸軍中白人居八萬以上。嚴列西北境。礪鋒磨刃。以準備戰鬥。一旦有警。則均敢死之勁旅。然印度內部。雖無重兵鎮壓之。亦決無叛亂之虞。蓋印度土人。以宗教互異之故。人心破碎。不能團結一致。故英之防禦印度。不在內而在外也。今英於平定南非之後。更振刷精神。求陸軍之改良進步。則俄雖有南下之勢。亦莫如之何而已。（未完）

譯東邦協會報

## 中國鐵道述

### 中國北部鐵道之原起

中國布設鐵道。以開平炭山爲創始。設公司而開輪運之業。以中國鐵道公司爲最初該公司建於光緒十一年也。先是北洋大臣李鴻章。奏陳築鐵路之利。當時遽獲允許。然非易言耳。光緒七年。方中法交戰之日。沿海各港。被法艦封鎖。海上查禁森嚴。江浙貢米。不得經上海而運往天津。於是北京政府欲自鎭江渡江。經大運河而入天津焉。雖然、自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以來。黃河下流。非復故道。變而直入渤海。故運河不能用。而海運之法。於是乎出矣。設立招商局以後。常以輪船由海路運天津。於是運河一策。全置之度外矣。然運河堤閘。頹壞不堪。非興大工程以修繕之。則不足言輪運。如海上起釁。則運路絕。北京官吏商民。雖欲不餓餒死。不可得矣。此築路之議所以行也。寒暑未歷數週。而中國鐵路公司出焉。該公司首次之報告。錄其要領於左。

自直隷承永府灤州之唐山至閻胥各莊間。距離二十里鐵路。已於數年築成。用以運煤而濟開平礦務局者也。去歲（十一年）初以資本金十五萬兩設中國鐵路公司。當時於閻胥各莊芦臺之閻莊間。築鐵路七十里。復以天津銀拾萬購唐山鐵路全體於礦務局。於是達唐山之閻莊之鐵路。本年光緒十二年始獲輪運如意矣。

光緒十二年春。據海軍衙門奏請。首獎勵商人以特利。且藉商辦鐵路以迅速軍機。及應北洋不時之需。後乃奉上諭築芦臺至北塘太沽金遼縣至天津之鐵路。凡百八十里。且以沈保靖周馥任本公司之監督。本公司既受上命。廣集股份。及經營一切事務。皆本公司之任。且期明年使該鐵道告厥成功。將來進而擴張各路。大興公益。固所厚望。而光緒十三年四月創業以來。至本年三月之收益。約銀壹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有奇云云。是時爲該公司之總辦者。嚴信厚、伍廷芳、吳熾昌三人也。

目下中國鐵道（列國鐵道表）

| 線路 | 經營國名 | 里數 |
| --- | --- | --- |
| 西伯利亞 | 俄國 | 一、〇〇〇英里 |
| 胡蘭城、大連、旅順間 | 俄國 | 四〇〇英里 |
| 正定府、太原府間 | 俄國 | 一三〇英里 |
| 諒山南寧間 | 法國 | 一〇〇英里 |
| 東京雲南間 | 法國 | 二〇〇英里 |

| | | |
|---|---|---|
| 北海南寧間 | 法國 | 一二〇英里 |
| 膠州濟南間（及膠州沂州間） | 德國 | 四七〇英里 |
| 天津鎮江間 | 英德二國 | 六〇〇英里 |
| 蘆漢鐵路（一二六百五十英里） | 比利時（實俄國） | 七〇〇英里 |
| 鑛山鐵路（大原西安間 大原襄陽間） | 英法二國 | 一三五〇英里 |
| 北京天津間及山海關營口 | 英國 | 二〇〇英里 |
| 上海南京間 | 英國 | 一八〇英里 |
| 南京襄陽間 | 英國 | 二七〇英里 |
| 蘇州杭州寧波間 | 英國 | 二〇〇英里 |
| 九龍廣東間 | 英國 | 一〇〇英里 |
| 漢粵鐵路 | 美國 | 六〇〇英里 |
| 緬甸延長線（中國領內） | 英國 | 七〇〇英里 |
| 合計 | | 六、一九〇英里 |

以上所列。皆各國所得布設權之大幹線也。復舉每國若干里數於左。

| 國名 | 里數 |
|---|---|
| 英吉利 | 二、八〇〇英里 |
| 俄羅斯 | 一、五三〇英里 |
| 德意志（法國居其半） | 七二〇英里 |
| 比利時 | 六五〇英里 |
| 法蘭西 | 四二〇英里 |
| 北美合衆國（法國居其半） | 三〇〇英里 |

滿洲鐵道。一名東清鐵道。又名中俄鐵道。該條約定於光緒二十二年。又據二十四年春之條約。得於大連灣牛莊至鴨綠江間沿岸。有任意敷設枝線之權。又於本年夏初。復追定條約。枝線之終點。旅順口及大連灣爲限。其線路自西伯利亞鐵道幹線哈拉賓分岐南至牛莊者爲幹線。更自大石橋分岐至旅大二灣者爲枝線。（一）始自胡蘭城至旅順者爲幹線。自大石橋至牛家屯爲枝線。是固然矣。然胡蘭牛家屯間爲幹線者。暫

依條約而言者耳。）

自吉林省琿春府。以及吉林省吉林府。黑龍江省愛琿府齊齊哈爾等。名爲中國之東三省。實已非中國之版圖矣。

俄自有旅順大連以來。以烏甫姆史侯爵爲中國東三省鐵道公司總理。該侯所謂以家西尼條約爲基礎。草定一切章程。其目的在築黑龍江之西界。至吉林東界之線路。用以接西伯利亞及海參崴二鐵道。而任購買一切物品者。則爲中俄道勝銀行焉。

現俄羅斯確定線路。逐段起工者。自西伯利亞鐵道阿龍驛。分歧而經中俄國境之舊托羅海（俄名脫魯愛格司克）至呼倫貝爾。（土名海拉耳）越興安嶺。沿利爾奇勒河岸。渡嫩江而經胡拉爾溪邊。（北距齊齊哈爾六十里）以一直線縱貫蒙古部。於胡蘭西五十里之處渡松花江。達哈拉賓。（豫定爲中央停車場）至此分而爲二線。其幹線渡阿什河而至阿勒楚喀。（土名阿什河）經伊爾門。於距寗古塔東北六十里處渡瑚爾哈河（土名牧丹江）達海參威。直南下而至營口旅順港焉。

山西鐵道。起自柳林堡（在滹沱河南之蘆漢鐵道正定停車場之附近）至山西太原府止。長一百三十英里。工費六

百八十萬兩。該欵乃仰給於中俄道勝銀行者。

山東鐵道。據永借膠州條約。德國有築二線於山東之權。其一自膠州起。經濰縣、青州、博山、淄川、鄒平諸縣而至濟南府。更直達山東省界。其二則自膠州至沂州。經萊蕪縣而達濟南府。該二線爲中德合同公司所布設。又距此線十英里以內之地。德人有採掘煤礦之權焉。然德國將來尙可增加二百英里以上之築路權云。

與德國山東鐵道並駕者。有津鎭鐵道焉。該線起自天津。由山東德州府涉黃河而達泰安。會山東鐵道於沂州。乃渡淸浦江。藉大運河之堤而達鎭江之對岸。該線唯於山東一區。山岳縱橫。工程稍覺艱辛。然此外則平壤廣陌。工事最易。但淫雨過度。每有河水氾濫。湮埋軌道之處云。當光緒二十四年正月。有特諭令修築該線。欲承辦之者爲江蘇補用道容閎。容閎駐美甚久。思借貲於彼邦富豪以興工。未幾而二大阻力出矣。一爲德公使海靖氏。一爲盛宣懷一派也。

中國近事

義和團滋事續誌

五月十二日北京電云、涿州附近有義和團匪六百名爲官兵所殺。又云昨日京津鐵道。再被匪黨破壞。又云北京附近耶教士二十名被匪黨殺害。又云美國派兵於通州。以保護其傳教師。又云近天津五十里之地。官兵與團匪戰。殺害甚衆。同日倫敦電云英國新造一等戰鬥艦哥利亞士（一萬二千九百五十噸、一萬三千五百馬力、十八里、千八百九十九年新造）向中國出發。同日華盛頓電云、美國報告列國。使駐京各國公使要求西后鎭壓團匪。若中國不爲。則列國代爲勦辦。又北京電云、匪黨在通州焚燒耶蘇教堂二間。殺害敎士四十名。又云匪黨日日殺害良民。而政府絕不加保護。又云是日俄國由旅順派陸兵百二十餘名至天津上陸。又云團匪已襲芝罘通商租界地。但未知其詳細。又云聶士成之兵。以殺戮團匪過多。被西后譴責。又云北京市上團匪白日橫行無憚。而官兵又不禁捕。且城外有數千匪徒。樹旗相集。北京目下甚危險。又天津電云、京津電信今猶不通。又云初十日各國兵之由津入京者。第一次英美意三國。附

午前九点半鐘車進發。第二次法俄與日四國。附十点半鐘車進發。其第三次車聞在楊村停車。又云外國水兵六百名。由大沽到着天津。以資防衛。又云各國兵昨夜至落伐附近。遇見鐵道線路破壞數處。不能前進。現猶滯留此地。又云俄兵二百名。法兵六十名。於本日正午附貨車進發。同日柴棍電云、外國兵千五百名。將向北京進發。又云有四千俄兵由天津上陸。

十五日天津電云、洋兵已至羅發。又云現在修理橋道。甚爲遲緩。又云本日有美國水兵出京回津。備携五天糧食。復行入京。又云俄法兩國兵二百七十五名。于本日午刻由津入京。又云巡閱長江水師李秉衡業已簡授爲直隸總督。又上海電云、傳聞北京各使署已被焚燬。惟何國使署及確否。尙未週知。又云俄人因中國之事。現在俄京聖彼得堡與各國訂立條約。並云俄已定擬代中國勦辦亂黨。目下已有俄兵在旅順聽候調遣。又云羅發車路修理尙未竣事。惟各洋兵于前禮拜六日。附火車前往羅發者。乃俄法兩國之兵約共三百餘人。玆當行抵北京矣。至英日美德各國之兵。則在該處修路。又云俄兵六千名已到秦皇島聽候調遣。又云各國入京洋兵。統歸英國水師提督西茂

調度。惟俄兵則不歸其節制。又南京電云、兩江總督劉制台已奉北京電諭飭令嚴與密佈。以防英國水師戰艦擱入長江。盖恐英人一聞俄人助華之舉。英即謀踞長江。並命劉制台即飭洋操練軍一萬人。由旱道入京以備調遣。至湖北張制台亦得電諭畧同。是以劉張二制台會同籌辦江防云。又云各國兵艦現在大沽口者計有二十艘。各艦似不續派水兵登岸。因天津租界現有之兵數足資保護也。又云滿洲俄官近派哥薩克兵看守旅順至牛莊吉林各處鐵路。並聞俄兵一萬五千名並運船多艘在旅順候令。一俟命下。即行登舟開赴天津。又香港電云法國外部大臣宣言中國亂匪蔓延。各國業已諄諄誥誡。勸其速行勦辦。但中國政府並未寔見施行。目下各國必須別籌良策以應之也。又云香港已于前禮拜五整備軍隊聽候調遣。

十六日天津電云、十四日早晨。各國兵共計一千七百名向北京進發。因須修築鐵路而進。故運行不能迅速。又俄兵一千七百名。帶同大砲十五尊。當于今晚晋京。又云京津鐵路中間外兵與團匪開仗。匪徒斃者六十名。又云各外兵大集議瓜分中國。并將不利于西后。又函云、軍機大臣趙舒翹刻下雖出而鎮撫京津間之團匪。剛毅又曉諭在

蘆保間之團匪。形勢日以急迫。妖氣黯慘。朝不謀夕。又云聶士成所部之洋操練軍。以聶受朝廷申飭之故。一齊憤憤而回蘆台。殆有作亂之勢。又電云洋兵已過蘆發。昨夜與團匪見仗。擊斃匪黨五十餘人。傷數人。被獲四人。洋兵則並無傷亡。該匪盡力拆燬沿途鐵路。又云俄兵一萬五千名將由北方到津。又云英德日本各國兵隨帶大砲。業已續到天津。又云前禮拜三四兩日。天津傳述聶提督又在郞芳與拳匪接戰。擊斃匪黨約六百餘人。又上海函云、近兩日上海各輪船開往大沽者。所載盡係米麥並各項糧食。以供京中各軍並大沽口各水師兵艦之用。尋常貨物則竟無一件。

十七日天津電云、駐京英美日各公使。以近日京師情形岌岌。疊次會議。定欲呈請覲見
皇上。懇請復行新政。而俄法兩國公使。則以爲難得機緣。豈容錯過。不如趁此瓜分之爲愈也。又函云各國兵至郞坊。見其地鐵路損壞甚多。於是日夜趕速修繕。至何日方到北京。尚未詳知。而郞坊附近之人民盡皆逃避。郞坊之地盡變荒廢。又函云、義和團日加猖獗。各國聯合勦討之意日堅。而朝內大臣有唱討匪者。有非討匪者。其唱討匪者皆是漢人。而唱非討匪者皆是滿人。但奈滿人甚有力量。唱討匪者多皆辭職。如

總理衙門大臣廖壽恒。於十七日已辭職。現時端親王、徐桐、溥興、啓秀、那彥圖、均新任總理衙門大臣。此等皆非討匪之領袖也。

十八日天津電云、各國聯合兵向北京進軍。於途中至落岱。已討伐團匪。又云楊子江北方一帶之一切商業事務。盡爲團匪擾亂。今全休止。又香港電云、香港砲隊印兵六百名附某輪于今夜開往大沽。又云香港某營英兵三百名當于本禮拜六日附宅力卜祿英兵艦開往大沽。又上海函云、目下長辛店火車站有華兵二千名駐紮該處。又云北京內外各城門每門防守之神機、虎神、各營兵二百名。慶王府戶部街南御河橋等處。各駐兵二百名。統計防守官兵有四千餘名。又天津函云、刻下義和團之勢。以涿州雄縣二處最爲猖獗。二處各城門均讓義和團匪把守。稽查出入。一若官應爲之事皆其事。然亦不驅逐官長。是佔城之別開生面也。又云聶士成前日率隊來津。謁見裕祿。献痛剿團匪之策。裕祿以該匪距京津逼近。未敢肩此鉅責。乃令與榮祿相商。是以聶士成整隊直指蘆溝橋進發。傳聞在途中逐散團匪不少。又上海函云、西后因總理衙門與駐京各公使交涉正多。已于十三日由頤和園回宮。以便指授機宜。又云俄

兵五千名帶砲二十尊擬往北京。現在北帶河。一俟北京俄公使來信。當即取用火車載往天津。並閗聶董兩提督所統之兵。現已奉飭前往北帶河至天津鐵路之間。駐紮沿途各要隘。

十九日上海函云、日昨美國俄國各兵艦一艘。由上海開駛北上。又云本日廣濟輪船在滬爲北京華官並義和團匪裝載砲械軍裝甚多。以便開駛大沽。但上海各國公共之地。此項軍火前赴北京。即係殺戮各外國人之具。何得應聽該輪裝往。置諸不問也。

又云僑寓上海中國新黨各首領。業已邀集十四省志士簽名。稟懇英美日三國政府出場阻拒他國瓜分中國之舉。並請扶助　皇上親政。俾得另建新都。另選賢員。以資治理。其意以目下權臣亂政。禍亂不已。中國永無肅清之日。不圖中國臣民自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政變之後。忠勇勃發。日增月盛。茲則尤爲切望于　皇上親政也。又云各國洋兵所以遲遲入京救援者。因糧食艱難得水不易之故。茲悉實因英提督西茂君恐洋兵續至。而爲數無多。適爲華兵所拒。既弗能長驅直入。則城內各西人勢必盡遭殺害。不觀現在華兵各砲均已盡向各使館。則其意可知也。又云北京總稅務司赫德電

董各省督撫。極言政府若不力行勦辦團匪。則中國存亡即在瞬息之間。請其速圖爲要。又天津函云、俄法兩國。業已議定密約。至所約何事。外間無從懸揣。又倫敦電云、英國外務副大臣布得力君。昨日在下議院宣言目下中國北地肇亂。各國政府皆擬合力襄辦斯事。並無一國獨立意見。擅行己事。至長江等處。須由英政府設法保護商務等事。其實本政府早已留意預備。當必專遣水師前往云。又上海電云、西后因董福祥部下殺害日本書記生。恐致生大禍端。故勸諭匪黨解散。惟只以舌上之慰勸。並不出以實力。故匪黨益肆。全不恤之。又上海電云、英國東洋艦隊司令官賒摩亞。率引各國聯合兵千四百名由津入京。途中前爲官兵所控。後被團匪所擊。孤軍立於其中。糧食缺乏。飲水不良。夜無可宿之處云。又云中國今日之小銃。比與日本交戰時所用者遠勝。又云美國有七千兵。由孟尼拿向大沽北航。又云十三日楊子江之蕪湖口。其土民襲擊日本田中商會。幸爲本地之道臺保護。得不至變生大事。

二十日天津電云、西后簡派端王管理總理衙門事務。蓋欲以一事權。俾辦理交涉。較有把握。目下西后已將所有庶政。悉行付托端王。令其自行裁奪也。又云駐京各國公

使公同照會北京政府。力拒簡派端王管理總理衙門事務。又云董軍殺害日本書記生。各公使俱受驚。各國兵皆欲入京。董軍阻之。勢必決裂。以後將必與北京政府爲難。又云至本月十八日止。俄兵調往天津北京兩處者。共計有六千三百名。又上海函云、兩江總督劉制台近已札飭各屬地方官嚴密查拿所屬大刀會匪。該匪多在江陰、鎮江、及清江浦、徐州府、一帶聚黨。如經拿獲訊實確係匪黨。立即就地正法。勿庸詳請候示云云。又天津電云、俄人前日載到大砲四尊、馬一百匹、及各項軍械等件。本日又到俄兵數百人。日內當即拔隊入京。

二十一日上海電云、蕪湖、九江、南京、各地。隨處標貼仇敵外人之檄文。目下雖不見暴動。而人心甚不安靜。又云廣西省碣石縣有五千反徒作亂。現官兵正在鎮壓。又云聞俄國更遣七千軍隊。十六門機關砲、十門野砲、八百軍馬、上陸。直向北京進軍。又云外國兵占奪大沽諸砲臺。又云董福祥部下兵與外國護衛兵開仗。又云德國由膠州灣調千五百兵往大沽。又云上海各國領事。當本禮拜日開會相議。本地警察官防有放火之處。竭力守護諸教堂。又云安徽省內各處暴徒蜂起。又芝罘公電云、今日午

前兩點鐘。列國聯合艦隊向大沽砲臺開砲。因先是中國於白河口沉設水雷。以拒各國水兵上陸。各國限中國以某日即行將水雷撤去。若於期限內不撤去。則即開砲轟擊。中國官兵不允從。致有此事。又云廿一朝一點鐘。外國聯合艦隊方碇泊大沽口外。無甚動靜。而中國兵士不知因何警告。即由砲臺放砲轟擊。時列國軍艦中。有英兵艦名鴉路遮連。（千五十噸、千四百馬力、十三海里）。德國砲艦名衣路知士。（八百九十五噸、千三百馬力、十三海里。）日本砲艦名愛宕。（六百十五噸、七百馬力、十二海里。）美國砲艦名啃克他換。（千七百十噸、三千三百九十二馬力、十六海里。）俄國砲艦名孟招路。（千四十六噸。千四百馬力、十四海里。）第一發之砲不中。及後砲彈亂發。英德二國兵艦受傷。列國艦隊施放巨砲應之。將諸砲臺轟擊粉碎。且有俄國陸兵在陸上協同夾攻。及至天曉。諸聯合艦隊揮銃上陸。追逐中國官兵及殺斃數百人。中國兵均向北方退走。英德二炮艦受擊。其兵員死傷不少。又云英兵艦鴉路遮連。雖不至沉沒。而所傷甚重。又上海電云、英國由印度派遣兩聯隊徃香港。又云保定之電線仍不通。又云西太后有崩逝之風說。但不知　皇上之消息如何。又云風聞李鴻章

在澳門購買七百人之軍器。又天津電云、團匪於天津破壞教堂。毀斷電柱。種種橫暴。無所不至。此地商業悉已停絕。又云聞列國軍艦當大沽戰鬥之時。有兩艦被擊沉。又云今次大沽炮戰。意奧兩國不與其列。

二十二日天津電云、目下北京天津間之各國上陸兵。約五千名。又芝罘公電云、昨日大沽砲戰。自午前兩點鐘起。至午前八點鐘方止。其砲聲連續不斷。又云昨日之戰。列國軍隊甚屬聯絡。又云俄國由旅順發調陸兵四千往太沽。又云日本豐橋艦載水兵三百三十名上陸。又傳謂英艦二艘被擊沉。又云至本十八日。北京各國公使及商民均屬無事。至十八夜。其已逃進北京城內之耶蘇教士。爲匪徒所虐殺。又上海電云、當日上海各國領事會議防禦上海。上海道臺發遣軍隊若干。以保護徐家匯之法教堂。又云北京大學堂風聞十八日已被團匪燒燬。並拉去某道臺。又云風聞西后已赴熱河避難。又云北京有旨命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三人急速來京。又云津滬電線。今尚不通。又芝罘電云、俄國陸兵隊三千名。及哥薩克兵若干。英國一千名。德國千三百名。本日已到大沽。又上海電云、聞北京各國公使被襲擊。日本公使館已被燒毀。

又云蕪湖日本人之店鋪。悉被焚燒。人口有無死傷。尚未詳知。又云昨日天津內外商人會議。所有各貨物之交易。延期三箇月。火災保險公司之契約已盡退回。上海中國銀行停止出揭。且借出之銀已陸續收回。又云楊子江出口之貨物漸漸減少。又倫敦電云、法國政府接到雲南法領事被暴徒捕虜之報。即將駐法京中國公使裕庚捕捉。以爲擔保法領事之質。又日本常備艦隊司令官海軍少將有馬氏。統率高砂艦（鋼裝一等巡洋艦、排水量四千二百二十二噸、馬力一萬五千九百六十七、速力二十三海里）秋津洲艦。（鋼裝三等巡洋艦、排水量三千百十七噸、馬力八千五百十六噸、速力十九海里）及[illegible]日派遣于北清之吉野艦。前後由佐世保（日本船澳）向大沽進發。又八重山艦。（報知艦、排水量一千六百九噸、速力二十海里）。昨日午前過馬關海峽。向西方急行。又千歲艦。（二等巡洋艦、排水量四千八百三十六噸、速力二十三海里）亦已受命將派往中國。

十三日上海電云、李鴻章受命北上。昨日由香港出發。又云天津直隸總督衙門被拳匪所燒。又云大沽砲臺爲俄德英日四國占領。又云廿一日大沽之役。各國官兵受

損害者。俄國將校四名、兵士十六名、戰死。兵士十五名、負傷。或云因艦內火藥庫爆發所致。又一報云、英國戰死一名。負傷四名。法國戰死一名。負傷一名。德國戰死三名。負傷七名。俄國戰死十六名。負傷四十五名。日本兵之死傷未接確報。又云列國聯合艦隊。將中國水雷艇數隻捕去。占領白河兩岸各砲臺。又云直隸總督裕祿革職。發交刑部。又云甘軍將軍董福祥以殺害日本書記生革職。又柴棍電云、法國更增遣軍艦來中國。又云据芝罘之報。北京諸公使館既被匪徒所奪云。又芝罘電云、外國聯合隊約千二百名。內日本兵約三百七十名。共集于鐵道之車站。以攻擊大沽砲臺。又云大沽北方內面最優勢之砲塞。為日本兵占領。昇樹日本國旗。日本海軍中佐服部雄吉氏及兵卒九名戰死。一名重傷。多名輕傷。俄兵損害最多。死傷者約有七十餘名。然據是日正午日本笠置艦長公電。則云日本兵戰死者不過四名。負傷者五名而已。又云所有負傷兵士。俱由日兵艦肥後丸載往佐世保調治。內日本負傷兵五名。俄兵七十名。其餘負傷者未詳。又上海電云、四川省匪徒暴起。成都府已被燒云。又云駐英中國公使羅豐祿。在倫敦被捕。又云牛莊之周圍甚危。有兩村落已被燒去。但芝罘目

下尙平靜。又云大沽之戰。日英兩國兵占領北岸炮臺。俄法德三國兵占領南岸炮臺。又漢口公電云、英國二等巡洋艦名哈密安（四千三百六十噸、九千馬力、十九海里）不日來着。又云距漢口百里之天門縣地方。本月廿八日。暴徒蜂起。將英敎堂破壞。各敎士之物件。盡行竊取。內有敎士一名係醫師。於廿一日遁來漢口。又云張之洞既由武昌派兵往該地彈壓。

二十四日上海電云、据確實消息。謂駐京有十國公使。同被殺害。又云政府命山東巡撫袁世凱率兵入京。又云京津間之外國聯合兵隊。已入北京。又云李鴻章受請和之任。又云芝罘道臺被英國捕虜。午後復接上海電云。北京諸公使館無恙。目下聯合隊司令官賒摩亞中將在北京云。又据德國東洋艦隊司令官由秦皇島經朝鮮發來電云、德國水師提督已由膠州遣水兵二百四十名。馬其深砲九門。野砲四門。往援大沽之戰。又云津沽間有七千拳匪及中國兵。到處放火殺戮居民。又云大沽之戰。德國海軍中尉嬌禮氏戰死。海軍大佐蒿時氏負傷。二氏皆德國衣路嘗士砲艦之統帶員也。又俄國衣路約砲艦（九百六十三噸、一千馬力、速力十二海里）。被砲彈破裂。艦內火藥

爆發。受損害者甚夥。死者八名。負傷者多名。英國甲裝巡洋艦安頓德（五千六百噸、八千五百馬力、速力十二海里）。昨夜到滬。泊近吳淞砲臺。因中國欲開戰端。故作準備。但目下中國南洋艦隊所屬之兵艦二艘。與安頓德艦相距二里。在揚子江碇泊無事。又云前電言公使被殺之事。頗屬可疑。不甚眞確。又云李鴻章將附英國輪船。應召北上。又倫敦電云、英國水雷驅逐艇三艘。在附近大沽之河中。捕獲中國驅逐艇四隻。日本石見電云、由石見派遣二十一聯隊往中國。又倫敦電云、法國派遣軍艦三隻往中國。及海兵一大隊。砲兵二大隊。又上海電云、蕪湖暴徒甚猖獗。焚燒人家七十間。已即被鎮壓。又芝罘公電云、各國聯隊方由塘沽向天津進發。又云天津租界十八晩被燒。然未得其詳。又云旅順口檢察日本人之電信甚嚴。不知何故。日本人中之店戶。有被搜索者。又云天津日本領事館。及日本商店等。已被焚燒。又上海公電云、英國海軍將軍賒摩亞。得無事直達北京。各國公使館之能安全否。猶未得確報。又重慶電云、四川目下雖稍靖。然不能保其一旦無窃發之虞。故其地之英國領事。電請英國東洋艦隊司令長官。派遣軍艦一艘。爲防虞之計云。

二十五日上海電云、皇上住居之宮殿被燒。皇上被殺。西后自殺。此事不知確否。上海各國領事。均嚴禁各報館登載。又云德國葯時中佐於大沽之戰。受傷過重。遂死去。又云李鴻章轉念有不上京之意。又云政府欲遷都山西省太原府。與外國決戰。又云義和團首謀者謁見西后。又云上海各國領事於本日集議防虞之計。決定電請在大沽列國艦隊司令長官。求增遣軍艦保護。又香港電云、李鴻章應命北上。廿七日由香港附輪前往上海。又芝罘公電云、目下外國有七千軍隊在大沽。又英國兵一百名在香港。一百名（召募之中國兵）由威海衛到着大沽。俄國再增遣兵員於大沽云。又云天津殺害外人百五十名。又云昨日各國聯合兵隊。因排除中國兵之凶暴。方在開砲向天津彈擊。又日本肥後丸已入佐世保。只載日本負傷兵五名。不見有七十名負傷之俄兵云。

二十六日上海電云、唐山煤坑。落匪徒之手。坑內水浸。諸器械被破壞。又云上海法領事接到天津法領事之電。謂天津爲中國官兵砲擊。目下形勢甚危。又云英國一等巡洋艦英支密安（七千三百五十噸、一萬二千馬力、速力二十海里）。由大沽來上海。

本日十點鐘入口。購買彈藥、糧食、醫料、靴、軍服等。又英國準備陸上進兵。但其方向未能詳知。又英國士凹形艦打富禮(千百四十噸、二千馬力、速力十四海里)。本日由香港到上海。爲保護上海商旅。輸進四百人份之小銃及彈藥等。又云依目下形勢。英俄兩國在中國勢力。互相對峙。俄國則於天津占最優之勢。英國則於楊子江占最優之勢。又云當天津租界焚燒時。中國兵以四十斤砲之彈丸向市街爆發。殺害百五十人。破壞美國領事館。又云北京城內官兵日加凶暴。外人常被攻擊。而外國聯合陸隊又未到。故城內之外人未有保護。日有財產性命之虞云。又云諸公使之被殺。上海人多信以爲實。又云駐南京英領事。於廿一日午前十時。面兩江總督劉坤一。謂英國自保楊子江。不許他國軍艦攔入。劉坤一許之。又俄國公使函照湖廣總督張之洞。謂俄國因要保護蘆漢鐵道。宜自發遣軍隊於漢口。今漢口有俄國軍艦二艘。又芝罘公電云。天津市內被官兵與團匪圍困。自廿二日以來。連受烈砲轟擊。在大沽各國聯合軍隊。有一部現方進發往救。又上海電云、天津連被砲擊不斷。故租界已被焚燒殆盡。雖鐵道車站有俄兵據守。然甚危迫。必要援兵救護方可。目下死傷甚衆云。又云

由塘沽至軍糧城現下開通鐵道。又云據十八日所發之報。除英、奧、比、三國之外。所有駐劄北京各公使館悉被焚燒。列國之保護兵屢與官兵交戰。又云俄國由浦潮斯德調兵一萬名。至大沽上陸。又有四千名方在途中。而其本國尚陸續調來不絕。又云英國以運送船嗟蘭加載海兵八百名。於四十八點鐘內行抵上海。又云中國有巡洋艦及砲艦五艘。由芝罘來着上海。即海琛（巡洋艦、二千九百五十噸、八千馬力、速力二十海里）。海容（巡洋艦、四千三百噸、一萬七千馬力、速力二十四海里）。飛鷹（砲艦、八百五十噸、四千五百馬力）。海天（巡洋艦、二千一百噸、二千四百馬力、速力十六海里）、海地也。（與海天同）。又云吳淞砲臺已設戰備。有新式砲八門。兵員一千五百人。又云天津租界雖被盡燒。而死傷者尚未詳。又芝罘刻下有被匪徒攻擊甚急之風說。廿七日芝罘電云。俄國可薩克兵占領山海關及白戴河。（又名白泰河）芝罘無事。又云芝罘天津及牛莊間之電信尚不通。又北京之安危不知。又云聶士成部下之兵數。約有八千五六十名。其一部由蘆臺行抵天津。廿二日與外兵三千交戰。又云北京目下團匪極狂亂。虐殺盛行。又上海電云、俄國義勇艦柯里爵路。載有可薩克兵。欲入漢口上

陸。張之洞拒之。以部下軍隊。能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云。又云英國打富禮艦艦長煙固
林。任防禦上海之事。彈藥已運上陸。藏置於英領事署內。又云据俄領事所言。目下有
俄兵四千。由津進京。又云李鴻章因各國領事之要求。故仍留廣東。又云目下上海碇
泊之外國軍艦。日本一艘。美國一艘。英國三艘。又云上海今雖無事。而人心甚恟恟。
又云天津中國街中心高塔以東盡被燒去。官兵從城壁上施放大砲。以轟擊外國租界。
俄國援軍大隊。廿三日由大沽上陸。又美國兵百五十名。德國兵二百名。陸續上岸云。
又云天津之外兵望援甚切。因彈藥早已用盡云。又云中國兵防禦江陰、吳淞、銀島、（皆
楊子江口）頗嚴。大抵是防外兵進入。滿洲將軍由蘇州發兵助之。又云英國似以威海
衛爲陸兵發軍之策源云。又倫敦電云、英國再命一千水兵及海兵隊向中國出發。又芝
罘公電云、据本日入口之英艦柯蘭之報。雖聯合軍（由大沽向天津之外國兵）一時被
擊退。而昨夜再開仗。英國士官戰死一名。負傷一名。水兵負傷二名。其各國兵或有
被捕者。或有被殺者。而俄兵死傷最多。又上海電云、芝罘西部要塞。有大砲四門。軍
隊一千人。更有由冀海州兵士若干到着。昨日聞有外兵二千由大沽向天津進發。

廿八日厦門公電云、政府命閩浙總督即醵集銀四十萬兩。速運送入京。不可延滯云。又上海電云、據上海捷報接芝罘來電。言德國二等巡洋艦忌飛安（四千二百七噸、九千馬力、速力二十海里）。於今朝十點鐘由大沽至芝罘。確言外國聯合軍被擊退事。及俄兵戰死一百八十名。拳匪仍將大沽砲臺奪還云。又云歐洲各國及美國求日本增發軍隊往中國。以救護歐洲旅居之人。該電於廿四夜已達日本東京云。又二日以內日本軍隊二千人。爲乘船之準備。又云天津至牛莊之鐵道破壞數處。諸外人多逃入牛莊。牛莊之英國領事電請英國發遣砲艦救護。不然定落俄人保護。俄國將陸續由旅順及北部地方遣軍隊來矣。幸目下此地之居民尚無恙云。又西貢電云、中國兵一萬五千名。連日在天津砲擊外國租界地。外人之財產雖受非常損害。幸死傷者不衆。又云北京各國公使館確無恙。又上海公電云、中國政府求各國公使速退去。然未限以時日。又據出保定府電報局所發之電云、在天津轟擊外國人所用之大砲。乃義和團匪向其地之總督衙門借取者云。又芝罘公電云、日本輸送第二次陸軍。乘威海丸於廿七日行抵大沽。又有水雷驅逐艇叢雲。亦於是日午前九點鐘到着大沽。又云北

洋水師旗艦海容。在大沽口被外國聯合艦隊拘禁。其餘尚有四隻由上海遁入楊子江上流之江陰。隱伏於砲塞之下。同日又接上海友人函云。現北京勢日危殆。在職大吏之有實權者。均心搖搖如懸旌。不能自主。而大司馬大將軍榮中堂之後軍提督袁世凱。手擁五千重兵。以梟桀之性。懷狡險之心。近目擊各國于北京政府情形。知今日非復逢迎上意安然做官之日。故其舉動多與政府背馳。見者咸駭其懷抱異志。紛傳其將欲謀反云。又云此次西后之袒護團匪。不惜犯天下之不韙。以與各國開釁者。實緣其嘉團匪忠君愛國。扶清滅洋。與彼所謂保國會之保中國不保大清之宗旨反對云。又張之洞電達東京留學生之監督張瑛緒。謂會同劉坤一、李鴻章、王文韶、鹿傳霖、袁世凱、合力勦辦團匪云。

## 地球大事記

### 傷哉同胞

英領北美加拿大總理大臣羅利氏。爲限制亞洲人移居該國之事。對衆演說以標明其旨。有一段意見最足警告同胞者。其演說中言拒絕日本人登岸營業。則有損礙于友誼云云。而我中國人固明明無與也。嗚呼、今日我中國已不國矣。外人之視我。已無誼可言矣。傷哉同胞。何所歸復何所往乎。我同胞其時自念之。

### 土國準備

俄國之侵略土地也。自北而南。至於近日。愈形其急。而土耳其當黑海之門戶正俄國蠶食所先着鞭之地。故日以防俄爲事。近大修軍備。陸軍皆仿德國之制。且注意改良砲兵據前二月二十日君士但丁堡之報云。土國已派武官三人于德國。購買大砲云云。

### 金鑛關係

據美國新聞所載。距西伯利亞之基達地方南百五十里。有一地廣袤約四百里。又在滿洲距天津五百五十里。有一地廣袤約六百里。經俄國向中國政府立定條約。准其開掘金鑛。以九十九年爲期。然籌備此項資本。與經理鑛務之人。及一切工役。實皆美國加

里胡魯尼亞人任之。并非俄人也。故此中之關係頗重。現所購置機器。凡價三十萬佛郎。更備有百萬佛郎。向各處製造廠訂造器械云。

## 德重邊防

德法之役。德國割得二州之地于法國。即亞沙爾斯州、羅連州也。其地自屬德以來。所行制度。原與他州不同。且總督之行政。頗多出以武斷。二州議員。屢于國都議院提出廢止總督制度之議。政府常與反對。終未見許。而近年來德法兩國日益親密。今年二月廿一日。再經該議員提出前案。議會中同聲贊成者甚多。大有決行廢止之望。然尚未經德皇裁可。不知其究竟若何也。當建議此案之時。宰相火赫唔盧氏臨場演說。以表明本國政府之主義。其大意曰。亞爾沙斯、及羅連州。吾國之邊境也。該地最易與鄰邦開釁。其關係即存于我國之居民。與原地居民交接之間。就今日而論。兩國固甚親善。然不能保將來終無決裂之事。故拖董形勢。爲保守領土計。實爲當今之急務。凡我國民。須知所謂亞爾沙斯、及羅連州者。非他國之所有。乃我法國之所有也。果能立此意志。依此目的。則前人所失而復得者。（中古時代二州原爲德國所有）庶可無再失之患也云云。

## 美國在韓勢力

今日朝鮮政界中之有勢力者。以美國派爲最。如新任警部賛李采淵氏。是其派中之首領也。其次則內官姜錫鎬、內府書庫官李鳳來、典圜局長玄尙健、其勢力皆在他黨之上。美人之聲氣。旣如此通靈。而所得利益。亦因之日有進步。漸臻强大。現已得特許開掘礦山之權。又本年製造人參一項。皆歸美人經手。雖有所謂監理何相驥及李允鎔兩氏。然不過徒有其名而已。美國人旣借此投入鉅欵。其根愈固。遂更有增聘美人一員爲新顧問官之議。或者即以現時之顧問官美人桑慈氏兼之。而更張其權。亦屬意中事也。總之美人今日在韓之勢力。有可畏者矣。

## 法國之徵兵令

法國政府。改正從來之徵兵令。壯丁自廿一歲至廿三歲。充現役三年。自廿四歲至卅三歲。充豫備兵十年。自卅四歲以下。充後備兵六年。六年終則編入國民兵籍云。

## 德國歲計豫算

德國於一千九百年四月初一日起。至一千九百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豫備歲出總數。二十億五千九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十二馬克。其歲入總數。與歲出總數相同云。

## 德國擴張海軍

今回德國海軍提出案件。以十六年爲期。增造戰鬥艦十七隻。大巡洋艦八隻。小巡洋艦二十四隻。是爲常備艦隊。中分爲三。更另有大巡洋艦八隻。小巡洋艦十五隻。是爲派爲外用者。戰鬥艦四隻。大巡洋艦四隻。小巡洋艦十六隻。是爲豫備艦隊。然國中農民黨與舊教黨等。大生反對。蓋農民黨以爲擴張海軍。特利于工商之業。於自己全無利益。且爲擴張海軍之故。徒負費用。亦屬無益。政府於是提出自美國入口之肉類嚴查欲減其額之案。以買農民之歡心。雖與美國因此開戰。皆不顧也。近歐洲新聞之所傳。謂欲改正之事。在減少派爲外用之艦。及豫備艦隊之數。於是有議定巡洋艦之製造。限于一千九百六年停止之說。然至一千九百六年有何輿論乎。此不可知之事也。

世界第一大砲

目下美國所製一種大砲。其彈距二十一里及百分七十六。重百二十六噸。長四十九尺六寸。其砲本位直徑六尺十二寸。砲口十六寸。彈丸之重二千三百七十磅。丸長五尺四寸。其所用之彈藥。一回需一千六十磅。速力一秒時間。可貫穿一千五百尺四十二寸十分厚之鐵板。發射之時。所用大砲之壓力。一平方寸三萬五千磅。其發砲之費用。除議發費用之外。尚要八百六十五佛郎。其中彈藥費二百六十五佛郎。彈丸費六百佛郎云云。

# 埃及近世史

日本柴四郎著
中國玉瑟齋譯

## 總論 第一

埃及者。扼亞細亞、亞非利加、歐羅巴、三大陸咽喉之邦國也。觀其商業。可稱世界之重心。使其善於整頓。比之古代亞歷山港之繁盛。顧亦不難。察其形勢。可謂占世界之要害。若以一船遮斷蘇彝士運河。西歐東亞。兩不相通。船艦須迂回數千里。而經好望角。東西鎖鑰。實握掌中。今雖衰廢。文學美術。蕩然無存。然歐美今日之文化。無不胚胎於此。今不必溯上古司馬女王及巴拉王之盛時。第於十九世紀中（外國以百年為一世紀）論其變遷。已足發人深省而有餘也。

埃及者。亞非利加北方之大國也。比梳地中海紅海。中有蘇彝士地峽。而與亞細亞之大陸相接。南接蘇丹。因其地勢。全國分為三大區域。自地中海北緯二十九度三十分為下埃及。自北緯二十七度三十八分為中埃及。其北境在南緯二十四度之間。為上埃及。其長二千英里。廣一千五百英里。其間沙漠千里。丘陵起伏。沿澤縱橫。絕無人跡。自開闢以來。草木叢生。中有獰惡蠻族。與毒蛇猛獸。相雜而處者。

此國有二大都府。一爲海樓府。一爲亞歷山港。其它又有古流多藩。卡玆摩。全國形勢。恰如扇面海樓則當其衝。自蘇丹至亞歷山港。有如蜿蜒之長蛇者。尼羅之長河是也。尼羅河之上流。其地最腴。珍草異木。繁茂兩岸。奇巖怪石。突出水中。大小瀑布。不知其數。鱷魚揚波。使人戰栗。至於下流。水量減少。漸爲隘狹。距海七十五英里之處。分爲二流。注而入海。蓋其水量漸減之故。一爲無支流之合。一爲灌注於田畝。一爲蒸發於酷熱也。沿岸者所謂尼羅河之澤。爲世界第一膏腴田畝。其處處雖有灘險。然舟行無礙。可得上下於卡玆摩焉。

氣候者近赤道故。炎熱最甚。上埃及人。終世不知雲霧。中央埃及人。雖時見雲氣。亦不知雨霧爲何物。唯地中海三角洲地方。僅因北風。時見細雨而已。

土地之廣。當歐洲俄國三分之二。然濱於尼羅河之人。計其所納租稅。不過比於比利時之小邦。地雖廣而人實稀也。但舉全國人口。分配於耕作適宜之地。一英里當六百人。雖歐洲人口最稠密之邦國。猶不及此。蓋其人口有六百八十萬。合蘇丹之諸蠻族。則近一千六百萬。近世歐人之移居者。約有十二萬餘。其內希臘人居多。

埃及人種之祖。雖言人人殊。其稱吉洲土種族。實開創而建國。此種族自亞細亞移來。驅逐

土人而建國者也。其建國之在何千年前則不得其詳。然觀歐洲歷史家始祖平老奴人[illegible]二千三百四十年前游於埃及所記之事實可驚駭。其記事曰。綿飛斯府之創立以前其時雖茫無稽考然計綿奈王至世貞王之年代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年也。其國之古不可想見哉

其後此國之變遷甚多。或爲波斯所攻畧或爲歷山大王之屬領而臻盛大或歸羅馬帝國之滯屬而極繁盛或爲亞剌伯人所征服或屈從於土耳其。其尋爲土耳其帝賒流摩第一世所併呑苦於土耳其侯伯之苛政及遏拿破侖遠征被其占據後再隸於土耳其版圖。謨罕麥德阿梨起得致富强然自威斯明流衰敗以至今日遂一蹶而不復振矣。至其宗教亦數有變遷古代者拜太陽。又拜種種之鬼神降而入耶蘇教。其後又爲回回教也

又此國爲世界之古國古物極多。如三角石塔其數不下百餘實爲世界之大觀有歐洲學者計其勞力與日每日用百五十萬之役夫築之須費一千七百五十年間之歲月。其壯偉可想此外[illegible]大理石之宮室石柱細彫密刻不可勝數則往時之隆盛又可推而知。就學術而論其理學實自上古而發達者也往時因研究理學及宗教設一極大之學校。此

世人之所共知於綿飛斯府建設學校使希臘之學者來遊又如亞歷山港之圖書館宏大壯麗罕見其比皆開文化之源而極無雙之盛大者也今日國勢雖屬衰頹伊盧亞座之大學猶有三百十四人之教師埃及、獅利亞、土耳其、波斯、印度、其他各國之來學者一萬三千人則往昔文運之盛大亦足追想也

考其文學則古代人民製造文學多屬象形及世界推遷文學亦變自西教侵入遂混用希臘文字

其他算術、化學、氣象、測量、建築、天文、醫學、彫刻、美術之諸學皆爲非常進步其利器則非鐵而銅而其至精至妙者用鐵者遠所不逮也

## 讀罕麥德阿梨　第三

天之生英雄豪傑豈偶然哉或一掃太平之餘弊或新腐敗之民俗或平定紛擾之亂世故英雄不世出或數千百歲僅見一人如美國之華盛頓俄國之彼得普之風烈鐵騎法之拿破侖雖其材德智術不無少異治亂興亡各不相同而其平定禍亂成就大業實千古一人而已然雄才大畧足與前人相伯仲者埃及中興雄主讀罕麥德阿梨是也阿梨者長於治

第三波斯多扎着幾千兵馬在城。怕他立刻聞變。發兵捕拿。即或殺得奸黨。不能回復民政。左怕右怕。想來想去。想到初十日。把那銳氣怕去了。細心看來。這事情到底成功居一。敗事居九。不如救了他們的性命。下回再趁机會起事。還穩當些。只是今天已是初十。他們在早晚進國都了。不得已。叫自己家裏一個心腹的執事。名加里頓的來。對他說道。三年前常在我家走動的。那巴比陀一班人。你想都認識他們的面貌。現在他們莽莽憧憧。在今日午後。要進國都。你可急赶到城外路上。攔住他們。把這書信呈上。叫他們千萬不要進城來。這書信極緊要。你快些去罷。加里頓答應着。自去了。不知

優柔不斷。　敗事之媒。　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

欲知各志士果被加里頓攔住了否。且看下回便知。

## 第十七回　志士都門遇難　奸人星夜馳書

却說加里頓領了言語。心內想道。既說是緊要事。便不得不騎匹馬。趕快些去。便跑自己家裏。從廐裏牽出馬來。又向平日放馬鞍的處所。去取那馬鞍。想套着馬。立刻便走。豈知馬鞍不在原處。便問他的老婆道。馬鞍在那里。那婆娘也不知。便在家內四處找尋。尋了一遭。仍

[illegible]不見。加里頓焦躁起來。想道我若去遲了。誤了主人的事情。怎麼好呢。便推那婆娘趕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己也帶着一[illegible]太。凡人到着急時。倒忘了本來。加里頓本來是想趕快。所以要騎如今馬鞍尋不着。便步行跑去。也早到了。却他這時忘了本來。全然不想到這個上面。只想[illegible]把[illegible]出馬鞍出來。快些跑去。越尋越着急。越急越尋不出來。至此加里頓的火性。不知從那裏來。厲聲問那婆娘道。到底你把馬鞍丟在甚麼地方去了。那婆娘也不知馬鞍在那里。不好回答。只得隨口應道。是鄰家某人借去了。加里頓大怒道。即或別人要借我的。也應該對我說一聲。怎麼糊糊塗塗。亂丟亂借。不怕誤了我的大事麼。那婆娘正尋東西尋不出來。也是有氣。也怒道。幹了甚麼大事。怎麼定要對你說知纔可以。又這是甚麼重要的東西。借給鄰家一個人。便誤了你的大事麼。兩氣相撞。兩火相遇。加里頓更大怒道。你還要說這們樣的話麼。提起手掌。對着那婆娘一掌打去。兩氣相撞。兩火相遇。那婆娘被這一掌。也不肯服氣。要對加里頓還禮。于是兩夫婦便相打起來。早打了一陣。左右鄰家聽得吵鬧。趕來相勸。纔肯收手。加里頓還是氣忿忿的。却馬鞍總尋不着。只得在隔壁一家借套馬鞍。套上。疾忙據鞍上馬。連加幾鞭。如飛的趕出城來。早已天色近晚。各志士想進城許久了。只爲一時

氣忿誤了主人的大事加里頓眞是後悔無及只得跑回主人家裏把這誤事的緣因對西方善說了自謝自已的罪匹方善也是無法事已至此只得決了計放手做去

且說歸國的十二名志士於初六日在阿善都城起程由小路行進故國境界恰似入了敵國一般事事留心處處注意幸喜連路並未遇着意外事情直到齊武國都面前他們天天想起夜夜夢見的都城今全到了眼裏了這時天已將暮又逢着雨齊武國都城門口出進的一切農夫、商販、官吏、士人、老者、少者、智者、愚者都打着雨傘往來如織這些志士頭一組巴比陀等五人打着傘遮了面雜在衆人之內混進了城第二組勢應本等五人也打着傘遮了面雜在衆人之內進了城第三組區利染一人跟隨第二組後面相去不遠也打着傘遮了面雜在衆人之內進城來正用傘遮面走到城門口時不防前面有兩三個村夫各挑着擔野菜自城裏出來各不看見與區利染正撞着把那人的一擔野菜撞倒在地下那人適因爲遇着雨在城內買了兩三杯酒禦寒到了這時正値酒興發作便大怒起來揪住區利染要打區利染有自已的心事那里和他計較許多只得千不是萬不是向他謝罪那人總不肯放手亂嚷亂罵不休早驚動了守城的邏卒聽得城門口不知爲甚麼事吵鬧便

趕來彈壓。忽看見兩人。本來認得像貌。大驚兩人已被那村夫揪住。何能走得脫。便束手致捉放在邏卒總長的衙門監下。又這在阿善的三百名志士。都約定十一日午時分齊集國境行公戰的改革等。巴比陀等去後。於初八日。無論住居城內。及散在村落的。都由通信委員一齊通知。都是踴躍。便五人一組。十人一羣。陸陸續續。向邊境上來。內中有個叫亞幹的。年紀二十來往。歲慷慨有大志。也是國變那年。逃來阿善。謀種種回復的計策。後來費用漸漸告罄。亞幹又遇家貧。不能接濟。便入那都城旁一家賣牛乳的商店。充當傭工。也不知甚麼緣故。那店中主人有個女兒。不過十六七歲。一自遇了亞幹。即有心在他身上。不論他是傭工。直把身子嫁他為妻。兩人都是青年。況更貌美。甚是相得。早三年了。這回有舉義兵的事。亞幹心內想道。這回的事情。實是萬分僥倖的。倘若不幸失敗。我定是一死報國。不再偷生人世了。只是大丈夫在世。全始全終。即至小事細故。都應交代個明白。方纔乾淨。所以我在這裏。橫豎有了三年因緣。這回回國。何能含糊自去。當下回到那店裏。與那女兒。漸漸談及這事。亞幹道。我現在要回國去了。若幸不失敗。不日即可相見。你不要多心。好好在家。與你的母親。及女伴過清閑日子。便是那女兒忽聽得回國兩字。便淚盈盈欲下。現出不能相

捨的光景。亞幹無奈。只得再寬慰他道。我實是齊武國有名位的人。現在與各同志回國。若幸而事成。便能回復從前的名位。那時自齊武專遣人來迎你為正室。豈不比在這裏貧賤一世要強許多。你不必捨不得我。難道我與你便真個難以再會麼。那女兒聽得這話。纔少少帶點喜色。功名事重。枕席情輕。只得任他自去了。却原來的青年夫婦。雖然一時割斷。却怎能割斷得下。送亞幹去後。在他母親面前。或愁或怒。或罵或默。現出種種無聊的樣子。他母親問道。你今日有甚麼不快意的事情。這女兒便把齊武志士行密計。舉義兵。因此他夫婿回了國去的話。對他母親說了。他母親方知女婿是不賤的人。倒替女兒歡喜。時時勸慰他不要帶憂愁。這都是不關緊要的話。不必多提。只是這志士的密計。由亞幹入傳這女兒耳裏。由這女兒傳入他母親耳裏。一人傳二。二人傳三。大凡當貴人多吃牛乳。所以在牛乳店多有富貴家的僕役走動。所以到初十日。這密計直傳進亞留智耳裏來。亞留智聽得這話大驚。我既與亞留知君是極有交情的朋友。何能看見有禍事不救他麼。只是他還在齊武。這密計便在明晚下午。我這裏雖知道。却難以救他了。又想道。自今日午時起。到明日戌刻。還有十四五個時辰。若叫人晝夜兼程。送個信去。還可以在明日傍晚時分。到他家裏。

這個事不宜遲即刻寫下封書信遣一個最善跑馬的不分晝夜直跑齊武國國都亞留智家裏來

且說加倫在自已家裏等到初十日黃昏時候果見有巴比陀等五人到來隨後不久勢應本等五人也到了雖十二人之內還有二人不知如何却這十人已是安然無恙進了國都加倫接着喜不可勝便叫人在家內一間密室擺設薄酒與各志士叙久別的情分不久酒已完備十一人齊在密室內一面吃酒一面商議道聽說奸黨出入各處常帶着許多衞士同行這要怎麽處置纔好加倫道這倒不必憂心奸黨因信得比留利別無他志所以到他家裏來時幷不多帶衞士只得平日的一小牛幷且比留利早先想及把那請客的房子修飾得十分堅固若行事時先把門鎖住了衞士在外便一時難以進來各志士又問道臨時下手是怎麽樣的方法呢加倫道這個我與西君比君已計議明白了只看你們意見如何便把那下手的方法對各志士說了各志士都贊道這們樣狠好當下十一人談論了許久早已夜永更深酒酣人靜第三組的兩人還未到來只得送已到的十人先睡這些志士就寢後也有懷既往案將來萬慮叢生便輾轉不能寐的也有想及作一切大業只在明晚成

敗總是任天。便萬念俱寂。一着寢即睡去的。他們捱了這大半夜。漸漸東方發白。十二月十七一日到了。他們卯刻起來。漱了口。洗了臉。辰刻吃了早餐。也沒有甚麼言語。又沒有甚麼事務。只在加倫家內。渡來渡去。時坐時立。等時候到來。也不知甚麼緣故。獨到這一天。日輪走得慢了許多。等之又等。時候總不見到。瑪留更是無奈。時怨天恨地。道爲甚麼今天要慢些麼。他們捱了許久。方交午刻。離約定的時候。不過五六個時辰了。又吃了午餐。只見外面到來邏卒總長一張字條。是叫主人加倫速去商議大事。他們大驚。平日這邏卒總長。全沒有叫加倫商量過事情。今忽然來叫。定是第三組的人被捉。計策露出來了。這時多莫俱道。事敗露了。事敗露了。我們不如等捕卒沒到的時候。先尋個自潔的法子。免致被奸黨所辱。瑪留道。是的。正是的。邊禮仁道。不如等捕卒沒到時。先跑進奸黨們家裏。任天命殺幾個奸黨。比死在這裡要好些。瑪留道。正是的。不錯。算這個計策頂好。正是

無計可救。　無法能逃。　三年苦志。　一旦全消。

欲知他們在多莫俱邊禮仁兩條計策裏頭。從那一條。且看下回便知。

## 第十八回　志士扮喬粧入席　英雄傳假使呼門

却說邏卒總長一封書來。各志士看見人人驚疑。便議論不一。大紛擾起來。倒是勢應本把言語鎮住道。區生二君。這時候還沒到來。想是被捉了無疑。只是他們既被捉。密謀已全露出來。便定有捕卒。即刻來這裏捉我們。何以不叫捕卒即刻來捉我們。反先請加君商議。可知我們的密謀。還沒十分露出來。若果密謀沒有十分敗露。我們便只靜守的爲好。不必亂紛亂擾若我們無胡言胡動。先自紛擾起來。那這回的事情。便眞做不成了。衆志士聽得這一番話。果是有理。便各不言語。靜寂如常。勢應本再對加倫說道。既是邏卒總長來叫你。不能不冒死一行。看勢頭如何。好好說話便是。加倫亦與勢應本同意。即自內領出自己一個兒子出來。對衆人說道。我是不能不走一遭了。若奸賊十分用威力逼我。我死必不說出密計。敗了事情。現在我只有這個十餘歲的兒子。留質在諸公之前。便証明我這片實心。巴比陀說道。加君。何必這們樣。你現在把兒子放在這裏。不過與我們同死于非命。有甚麼益處不如早把他安置個好地方。我們死後。或者還能承繼父志。成就濟民大業。爲甚麼要把這有用的後輩。丟在死地。難道你的熱心。你的眞情。我們還不知道麼。加倫這時不覺淚下道。呵巴君。他若能與他的父親及諸公共爲國事而死。便是他絕好的死所了。我意已決。不必

月夜行　短[illegible]雄

海風吹月逐雲飛。綠草王孫也未歸。弭節征途撫長劍。逍遙遊子芰荷衣。

遊術　無名之英雄

揚枹拊鼓朝看劍。緩節安歌夜誦詩。獨喜英雄猶未老。少年攬鏡好鬚眉。

喜雷　鐵血頭陀

草澤英雄起項陳。楚雖三戶竟亡秦。雷師許我扶乾道。霹靂聲中斬逆臣。

望海　快快生

黑海鯨鯢逐浪橫。乾坤萬象入秋聲。白雲愁瘴長安路。灑淚狂歌劍欲鳴。

弔倭疏　毋暇

波蘭京邑、名曰倭疏、西歷一千七百九十五年爲俄所滅、今則俄用之以爲整軍經武之地焉、

河山毗跨亞洲東。彼得陰符定霸功。波土銅駝荊棘裏。倭城鐵騎鼓旗中。長楊細柳開新壘。斜日荒烟賦小戎。旅順大連同一慨。救邢伐衞起英雄。

寄懷星洲寓公　伯巖

蒼茫大地起雷音香象逍遙不可尋壯論已轟奸相膽偉詞能鑄國民心紫薇帝座星終變
黃種神州氣未沉屈指亞歐十年局未應閒作臥龍吟

男兒强半感君恩蝃蝀何傷直道存元禮龍門今海外班生虎穴在中原聯盟共飲維新血
入獄重蘇震旦魂嶺北江南望丰采乘風何日渡昆侖

讀任公上粵督李傅相書有感　旅個郞羅璪雲

英豪筆舌最驚人浩歎時艱警老臣舉國豺狼爲鬼蜮全球虎豹競風塵中天氣運終於漢
南地旆旂捷若神傳相幸無持逆命文明世界一番新

皤皤老叟復何求祇恐身貽晚節羞割地喪師憐汝拙忠君愛國許相謀縱橫結會成千古
慷慨勤王震九州勿怕强鄰扶賊黨望公急起滅同仇